

张太化 编译

二次大战 秘闻录

ENG C I D A Z H A N M I W E N L U Z H A N G C I H U A B I A N Y I

海潮出版社

二次大战秘闻录

张大化 编译

海潮出版社

1992年·北京

责任编辑：袁品荣

特约编辑：陈光琪

封面设计：秦文清

SECRETS AND STORIES OF THE WAR

二次大战秘闻录

海潮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三环中路19号10084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4 2 2 5 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印张：9.125 字数：200千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100册

ISBN 7—80054—310—2 / I·76

定价：4.40元

目 录

- 1 我是蒙哥马利的替身…………克利夫顿·詹姆斯 (1)
- 2 两名将官和一支军队…………阿伦·米基 (17)
- 3 秘赴北非…………弗雷德里克·佩因顿 (28)
- 4 吉罗将军越狱记…………弗雷德里克·佩因顿 (39)
- 5 间谍追捕记…………卡尔·沃尔 (44)
- 6 间谍“杰作”…………约翰·埃德加·胡佛 (50)
- 7 希特勒入侵美国之时…………劳伦斯·埃利奥特 (57)
- 8 海上魔影…………罗伯特·利特尔 (68)
- 9 突袭纳粹原子弹基地…………弗雷德里克·桑登 (75)
- 10 正义旋风撼敌后…………阿伦·米基 (84)
- 11 海底秘密战…………艾拉·沃尔弗特 (89)
- 12 时势造英雄…………埃德温·马勒 (101)
- 13 同希姆莱做交易的人…………埃德温·马勒 (108)
- 14 通往自由的隧道
……保罗·布里克希尔口述 阿伦·米基笔录 (114)
- 15 地下牧羊人…………乔治·肯特 (133)
- 16 安妮·弗兰克日记…………路易·德乔恩 (139)
- 17 疾风迅雷袭敌港
……乔治·帕尔默 弗雷德里克·桑登 (146)
- 18 珍珠港奇袭有蓝图…………埃德温·马勒 (151)
- 19 耻辱的十二月七日…………布莱克·克拉克 (156)

- 20 蛙人重创英舰队…………… J. D. 拉特克利夫 (169)
- 21 敦刻尔克的奇迹……………阿瑟·迪万 (175)
- 22 荣获帝国勋章的小姐……帕特里夏·斯特劳斯 (186)
- 23 迪弗丹热镇的死囚……………埃德温·穆勒 (189)
- 24 勇士的自白……………卡尔·沃尔 (197)
- 25 多佛尔扫雷一日……………威廉·怀特 (203)
- 26 要塞失陷揭秘……………保罗·汤普森 (209)
- 27 缅甸丛林募兵记……………拉尔夫·亨德森 (214)
- 28 难忘的一夜……………昆廷·雷诺兹 (226)
- 29 2—183号药丸诞生记……约翰·罗兹·斯特迪 (231)
- 30 救生艇上逃生记……………沃尔特·吉布森 (237)
- 31 英国财宝西运记……………利兰·斯托 (246)
- 32 口令——“曼德勒”……詹姆斯·沃纳·贝拉 (259)
- 33 乔伊的无声之战……………托马斯·约翰逊 (265)
- 34 猎歼“俾斯麦”……………拉塞尔·格伦费尔 (271)

1 我是蒙哥马利的替身

克利夫顿·詹姆斯

这位打赢了阿拉曼战役的瘦小的将军是举世无双的，但王家陆军军需团的一名中尉外表酷似他……这个二次大战中最成功的诈兵计之一的故事，在此由这个角色的扮演者亲自叙述。

1944年一个暮春的早晨，在莱斯特英国王家陆军军需团，我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是詹姆斯中尉吗？”一个愉快的声音说道，“我是陆军电影摄影处的尼文上校。”我听出是戴维·尼文的声音，他是个电影明星。“你对拍一部陆军的电影有兴趣吗？”

“有，长官，”我回答，“我当然非常乐意。”

尼文说：“那好，如果能行，你就来伦敦试镜头吧。”

我慢慢地放下了话筒。陆军怎么一下子变得明智起来了呢？我当了二十五年演员，1939年战争爆发时，我志愿服役，加入军队演出队，却给分到军需团任职，这里的工作对我是完全不适合的，现在这个错误可能就要纠正过来。

一封函件随后而到，我高高兴兴地上伦敦去了。在戴维·尼文给我的地址冠松大街，他热情地接待了我，然后让我和一名穿便服的男人见面，他自我介绍是莱斯特上校。

他说：“詹姆斯，我是军事情报局五处^①的，我怕说出来会吓你一跳，你不是去拍什么电影，你被选上扮演蒙哥马利将军的替身。”

我知道我的外表很像蒙迪^②。我的朋友们经常谈论这种酷似之处。有次我的照片刊登在一份国内报纸上，戴着贝雷帽，说明词上写着：“你弄错了——他的名字叫克利夫顿·詹姆斯中尉。”但这次的任务却是做一名假扮者。

莱斯特上校默默地端详我好半天，然后解释他的计划。

他说：“盟军登陆西欧已迫在眉睫，我们已建立了一支强大的进攻部队，很快就要在法国登陆并一路打到柏林去。要向德国人隐瞒这支部队的建立是不可能的。他们可能会猜到我們企图进攻何处。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次期待中的进攻的日期，他们也不能排除在其他某个战线上受到意外打击的可能。为此我们拟订了一个迷惑敌人的方案，并已经艾森豪威尔将军批准。其意图是：大力渲染一些证据，说明蒙迪——这位英国进攻部队司令的最可能的人选——已经离开他在英国的岗位，到世界另一个地区去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要我经过短时间的角色训练后，成为“蒙哥马利将军”。

“你不能把这事向任何人泄露一个字，”莱斯特上校警告我。“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摇摇头，因为要么我就要问好多问题，要么我干脆一个也不问。

①英国军事情报局负责反间谍及保卫工作的部门。

②“蒙迪”是蒙哥马利的昵称。

这次会见后，我有一种梦魇似的怯场的感觉。在上次大战中我只是一名二等兵，而且对高级军官一直怀有小学生般的胆怯——这种让我变成一个他们中最大的军官的意图，真是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剧。然而从这时起，已不允许我再有限深思熟虑了。

在后来的几天里，我研究报纸上的照片，并观看有关蒙迪的新闻短片。莱斯特上校和他的两名低级军官向我讲授了有关蒙迪个性的几百个细节。由于反复不断地向我灌输要求保密，我第一次完全不敢和任何人谈话了。莱斯特上校说：

“我希望你把这看成我们为敌人排演的一出戏，我们的观众都是不简单的，我们必须耍骗过德国最高统帅部。”

为了进一步排练好我的角色，我被安排要在蒙迪的贴身随从人员中度过几天，在那里，我可以在近距离观察他。为了避免引起怀疑或被提些难堪的问题，我以一名情报队中士的假身份被安排在那里，那些参谋中只有两名知道底细。

在我穿着奇特的情报队中士的制服，拿着证件去报到后的第一个清晨，我发现自己坐在一辆吉普车里，正在将军的罗尔斯—罗伊斯车后面。在黎明时分，我们的车队，每辆车正好相距五码，在朴次茅斯附近一处乡间官邸面前停下。接着又是长达五分钟的等待，然而就在这时间确切安排好了的程序之中，蒙迪的贴身侍从开始出现了。在他们用礼仪上的精确规定审视我们每个人之后，蒙迪本人出来了。

这位将军看起来正像我所想象的那样。他戴着他那顶著名的黑色贝雷帽，穿一件皮革的飞行夹克，而且我注意到，他有自己的独特的敬礼方式——手略动两下，这更像是个打

招呼，而不像别的什么。

车队出发时，我们的司机保持在罗尔斯后面规定的五码远，我的眼睛盯在蒙迪身上。当我们沿着乡间公路高速行驶时，有几个清晨赶车的人停下来观看，突然他们认出了这位将军，高兴地露出笑容，并挥手致意，蒙迪也回以友好的敬礼。

蒙迪没有漏过一个人。有次我们经过一个干活的农夫，这位老汉看来被蒙迪的微笑和敬礼给大大地吓了一跳。就是这里的这个人将领导我们走向胜利，就是蒙迪，英国的男女老幼把即将到来的反攻的重任托给他。那位老农夫脱下他的破旧的帽子，慢慢地挥动着。

当我们到达海边时，一幅壮观的景象映入我的眼帘。我是在参加西欧登陆日的一次彩排。在海岸附近，在目光所及之处，是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和其他舰船。巨型登陆舰正在吐出成百的坦克、装甲车和火炮。头顶上空满是飞机，步兵从大型驳船涌向岸上。

盟国最高司令部的其他领导人正在一座旅馆的屋顶上观看这次演习。蒙迪在和他们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后，又一次出现了。在他身后立即排成一个小队列。我悄悄走到他身后的位置。我观察他时，忘记了其他一切东西。他大步向前走着，支配着整个场面，但从不无谓地横加干涉。他时而停下来，向军官、士官和士兵提出一串问题——同时还检查情况、提出建议或干脆下命令。

他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啊！只要他一出现，即便还没开口，他就能鼓起人们的激情。我想如果他是演员，他一定会在舞台上走红的。

一些从登陆艇里步履沉重地走向海滩的步兵，船还没恢复，但是他们都很勇敢，竭力不显露出来。蒙迪不喜欢自己也不喜欢别人生病是众所周知的。一名非常年轻的士兵，他的步枪和装备显得好像有一吨重，他鼓足劲前进着，一边还和同伴们闹着玩，拼命要跟上他们。正当他和我们平行时，他绊倒了，摔了个脸朝地，他几乎要啜泣地爬起来，开始朝一个错误的方向发疯似地冲去。

蒙迪朝他走去，带着热情的微笑把他转了个身：“往这边走，小鬼！你表现很好，很好，但别和你前面的伙伴失去了联系。”他把手放在小伙子的肩上，细心地整理好这名年轻战士滑下来的背包。

当这名年轻士兵认出给他友好帮助的是谁时，他无声的崇敬表情，表明了蒙迪使他的部队产生信任的神奇程度。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了解到大量有关这位将军的情况。他烟酒不沾，对体育锻炼非常着迷。有次，莱斯特上校打电话给他，问他在饮食方面有无什么特殊爱好，这是我应该知道的。他厉声说：“当然没有。我喝粥时不加牛奶或糖，就这些。”吃饭时他轻松地闲聊着花鸟虫鱼的事。他发现手下的军官对自然一问三不知时，就悄悄地拉他们的腿。我一次都没听见他谈及战争。

在我跟着蒙迪日复一日地到处转时，我像一只鹰一样观察他，力图捕捉他瞬间的表情。我注意到他十指交叉紧扣在背后的独特走路姿势，他在思考时缩起脸颊的样子，他的突然的动作，他吃东西时的神态，以及他在强调一个观点时甩起一只手的习惯。最后我确信我可以替代他了，从声音、姿势到风度，都能与他惟妙惟肖。但由于我天性羞怯，我能够

模仿他的独一无二的个性，表达他产生力量和无言的信任感吗？我对此非常怀疑。

作为我研究他的最后一个步骤，我得到同将军作一次私人会见的机会。他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写字，但当我进去时，他笑着站起来。他比我年纪要大，但却不可思议地酷似，这就像在镜子里看见自己一样。不需要假眉毛，也不需要双颊垫高或其他任何人工化妆。

他很快发现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使我消除拘束——我是在澳大利亚长大的，他是在附近的塔斯马尼亚岛上。在他谈话时，我仔细聆听，尽力记录下这尖利的、音调非常高的声音以及他遣词造句的方式。他从不使用不着边际的措辞，有些人甚至形容他的演说干巴无味。

“你知道，你肩负着重任。”在我离开前他说，“你感到有信心吗？”

在我踌躇时，他很快地又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别为此着急。”就在那一时刻，显示了他鼓舞人心的才能，我的疑虑立即烟消云散。

几天后，在作战部里我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莱斯特上校对我说：“现在，詹姆斯，该上场了。明天夜晚6时30分你就成为蒙哥马利将军了，你将乘车前往机场，在众目睽睽之下乘首相专机起飞。第二天早晨7时45分在直布罗陀着陆。我们已在非洲沿岸各处散布谣言，说蒙迪将军去组织一支英美联军入侵法国南部，你将到整个中东旅行来给这些谣言增加分量。你的一举一动将受到希特勒间谍的密切注视，我们会或多或少告诉你如何去干，但什么事情都不会一点不差

地按计划进行，你必须自己随机应变，随时要把握住全局。记住，从现在起，所有的高级军官只不过是你的随员罢了。如果人们见了你欢呼，那是理所应当的。”

第二天，当我穿上全套将军服，戴上缀有装甲军团帽徽的著名的黑色贝雷帽时，即将投入战斗的沉重感笼罩着我。但是当我向莱斯特上校报告，请他检查时，他样子看来很满意。

“还有最后一件事，”他说道，递给我几块是褐色的标有将军姓名缩写字母B. L. M. 的手帕。“在你认为合适的场合，偶尔丢几块手帕，在这种游戏中细枝末节都很管用。”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祝我幸运，然后离去了。

我迅速调整好贝雷帽的角度，然后在我的两名个人助手——海伍德准将和摩尔上尉跟随下打头下楼去。外面停着三辆军车，一群人围在飘着蒙迪的三角旗的那辆车周围。当我爬进汽车时，一阵欢呼声响起。汽车开动时，我向人群投去潇洒的蒙迪式微笑，致以著名的蒙迪式敬礼。我听见“老蒙迪好！”的呼喊声。我微笑并敬着礼，直至全部肌肉僵硬和手臂开始酸痛。

在北奥尔特机场有更多的人群，而且在我的飞机旁边站立着一列令人可畏的高级军官队伍，他们中有些人和蒙迪有私交。我的心像活塞一样上下砰砰直跳，但我还是以极大努力轻快地步出汽车，脸上略带微笑，我后面跟着海伍德准将。我慢步走过高级军官队伍，检阅他们，而他们都笔挺地立正站着，随后我走向机组人员。

“你好，斯里？”我向驾驶员问好。“你认为我们的旅行会一帆风顺吗？”我们互相交谈了一会天气预报。在检阅了机组人员后，我登上舷梯，转身向所有人行了最后一个

礼，才进了飞机，我为顺利地演完第一幕戏而大大松了口气。（后来我听说给我送行的高级官员们没有一人对我的身份有任何怀疑。他们中一个和蒙迪极熟的人评论说这老头看来非常健康，但有点疲倦。）

第二天早晨飞机在直布罗陀降落，第二场戏的帷幕升起了，背景上矗立着著名的直布罗陀岩石。面前是两群官员和一串汽车。在一般机场人员中有些西班牙工人——他们中有几个已知是敌人间谍。我听见海伍德准将说：“让尽可能多的人看见你。”接着机门打开了。我在机门口站了一会，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我行了个蒙迪式礼，然后步伐轻快地下了舷梯。

在欢迎仪式后，我乘车穿过直布罗陀的街道，成群的西班牙平民观看着，在总督官邸前有更多的人群。我们的车在这里停下，一支仪仗队举起了武器，拉尔夫·伊斯特伍德将军——直布罗陀总督、蒙哥马利的一位老朋友——微笑着伸出他的手：“哈罗，蒙迪，又一次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这次会见的安排曾简单扼要地向我介绍过，我知道蒙迪总是称拉尔夫爵士小名的，我用蒙迪那种活泼的语调说：“你好，拉斯迪，你看来气色不错。”我们进入室内时，我亲热地用手挽住他。

拉尔夫爵士让我进入他的书房，查看了一下走廊，然后才小心地关上门，在死一般寂静中凝视着我。随即一股微笑在他脸上展开，他热情地和我握手，激动地说：“我自己也拿不准了，怎么回事，你就是蒙迪啊！有一阵我以为他改变了计划才决定亲自来呢！”

我被引到我的房间，独自在那儿吃了早饭。随后我悠闲地踱向窗口，偶然向上瞥了一眼，在毗连的一座大楼屋顶上有人一晃，引起我的注意。一个工人站在上边正用一个很像是步枪一样的东西瞄准着我。

一时我感到很不妙，但是当我再近一点看时，我才知道我过虑了。这人不是用步枪瞄准我，他正试图用一个细长的望远镜观察我。

这时一名军官通知我到书房去，拉尔夫爵士在那里解释了下一个步骤：“从现在起十二分钟内，你和我将在房后的花园里散一会步。两位显要的西班牙金融家，他们是我的相识，”他的眼睛眨了一下，“我几乎不能把他们说成是朋友，他们要来看我们这儿的一些古代摩洛哥地毯。纯属偶然，他们在经过花园的路上会遇见你。”这时他看了一下手表，领我朝花园走去，说：“我童年以来还从来没有感到过这么快活。”

我们在花园之间慢慢踱跚时，太阳从晴朗的天空中照射着，我们不时地停下来讨论有关园艺学的问题。当拐进一条偏僻的小径时，我们面前是一幢房子的左侧，我看见一缮工人在脚手架上修理墙壁，他们其中一人注意地盯着我，但当我和他眼睛对视时，他立刻转过去继续干活。我认出他就是刚才用望远镜偷窥我的那个人。

我们继续踱跚着，直到一扇沉重的铁门突然咣啷一响，两个人沿着中央通道朝我们走来。这是两个胡子剃得精光的西班牙人，都是三十多岁，穿着黑色的西服。他们走近时，拉尔夫爵士压低声音耳语说：“别紧张，詹姆斯，保持镇

静。”

我装出没看到这两个陌生人，开始谈起战时内阁和“303计划”。总督碰了下我的肩膀，似乎提醒我注意，我戛然止住，表现出对这两人走近很惊讶。

拉尔夫爵士向他们打招呼。他们用西班牙礼仪鞠躬，我被作了介绍，他们两人站着，用一种明显的敬畏的神情看着我。我彬彬有礼，但又带着矜持。我说话时，用蒙迪特有的风度把十指在背后交叉绕着。

其中一个西班牙人，模样就像侦探小说中的任何一个间谍一样阴险，他用那蛇一般的眼睛盯着我，这时另一人则装出注意地听拉尔夫爵士讲话；但我注意到他的眼睛在我的身体上的每一部位扫来扫去。两人用一种滑稽的专注神情听着我大谈天气、鲜花和总督官邸的历史。

在判断他们已经将我看够了的时候，我轻松地说：“好吧，我只希望天气一直这样好，我面前还有好多次飞行呢！”我转过身打算离去，他们立即向我告辞，拉尔夫爵士引他们进入房子，这次会面很快就结束了。然而就在那短暂的时刻里，这两名间谍的命运，或许我们很多战士的命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后来我听说，这两个西班牙人是希特勒最能干的间谍中的两名，受过盖世太保的训练。由于军事情报局五处精心散布的谣言的结果，他们在柏林弄到假证件，给取了假名，然后匆匆忙忙以银行家的身份混入西班牙社会，并在直布罗陀住了下来——全部紧急间谍活动的目的是针对我的。他们还安插了两名下手，一个装扮成工人，已受雇于总督官邸的修建工程；另一名是挪威人，在飞机场找了个工作。所有这

四名间谍都要把他们观察到的每一个细节的零星报告汇总起来。后来我又见到那个挪威人。

这几个西班牙人一定干得极为神速，在他们离开总督官邸后两小时，希特勒驻马德里的使节得到报告：蒙哥马利将军已抵达直布罗陀，并将乘飞机前往非洲。柏林很快就收到了紧急呼吁：“不惜一切代价查明303号计划性质。你们有无任何情报？十万火急！”于是德国反间谍部门立即命令他们的人集中解决这个问题。

我离开直布罗陀极像我抵达一样。刺刀在太阳下闪耀，一队喷气式战斗机飞临机场上空，倾斜它们的机翼，以示敬意。在这些例行仪式结束后，我挽起拉尔夫爵士的臂膀在机场的餐厅前踱来踱去，因为那个挪威籍的盖世太保间谍在这儿工作。在敞开的餐厅窗户附近，我开始假装谈论起一个认真考虑过的紧急军事行动。我说：“那么关于港口防卫问题，拉斯迪，我已告诉了首相，C4是绝对安全的。但我希望海军任务停下来，以便能一刻也不耽搁地运输装甲部队。”说着，我向海湾比划着。“如果我们能夺取海岬右边三角地带，工兵就可以改建使它适合于303计划。”

我继续谈论这个话题，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编造出来的，但我几乎可以起誓，在这一点上，连总督也没对我显示出一丝怀疑的眼色。

我的下一站是阿尔及尔。在那里精心设计的谣言已广为流传：蒙迪即将抵达执行一项重要使命——可能是组织一支入侵法国南部的英美联军。在机场上我受到威尔逊将军参谋部成员的欢迎，我随他们进行了例行的检阅。附近有一大群

混合的平民队伍，他们是受蓄意泄露的我的“秘密来访”的消息所诱惑，正在等待一睹蒙迪风采。他们中有两名意大利人，表面是“亲盟国”的，但已知是受雇于盖世太保，还有一名法国少校，是他们的直接领导。他这星期前才出现在阿尔及尔，他装扮等一名法国情报人员，但据我们的人所知，他实际上是敌人的一名王牌间谍。蒙迪一到阿尔及尔他就立即表示了想会见蒙迪的愿望，于是一次会见便安排了。

我们离开机场前，这名法国少校由威尔逊将军参谋部的一位上校向我介绍。我很少遇到外表比他更阴险的人，他有一双贼溜溜的黑眼睛，苍白的脸颊上横过一道黑色伤疤，还有一张显得冷酷的嘴，他看来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我不禁疑虑地注视他一举一动，唯恐他试图向我开枪。但我们只是握了握手并互致彬彬有礼的问候，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一位美军上校陪同我从机场前往阿尔及尔市。我们进入汽车时，一名穿剪裁出色的美国妇女军团制服的漂亮金发碧眼女司机向我举手敬礼，接着就要我签名留念。由于事先预计到同签名爱好者接触的这种突然情况，莱斯特上校给了我一些有蒙迪亲笔签名的照片。我不露笑容——因为蒙迪在战区对妇女的冷淡是众所周知的——递给这个女兵一张照片，冷冷地说：“我希望这就行了。”

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忘记这次从机场到阿尔及尔的乘车。我的美国陪同人员已得到警告，一个危及蒙迪生命的阴谋可能已订出，而且抽不出多余的部队来警戒这二十英里长的路线。已作出决定让行车的速度尽量要快，并要作最坏打算。于是我们的汽车就像一串火箭从机场驶出，警笛嘶叫着，